

读者

原 | 创 | 版

十年典藏精选

· 情感卷 ·

DUZHE
YUANCHUANGBAN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 主编

请给我一场 不赶时间的 恋爱



爱的本质，不是肉体的欢畅
不是精神的绽放
它是一场灵魂的朝圣
所以，不要轻言爱
那是你所承受不起的



敦煌文艺出版社

《读者·原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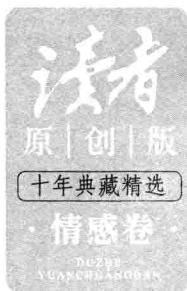
在第一时间

展现原创智慧！

请给我一场

不赶时间的
恋爱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原创版》十年典藏精选. 情感卷: 请给我
一场不赶时间的恋爱 /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68-0785-0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302号

《读者·原创版》十年典藏精选. 情感卷: 请给我一场不赶时间的恋爱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 主编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慧梓

选题策划: 吴小丽 刘燕

特约编辑: 刘连生

封面设计: 壹诺设计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7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350千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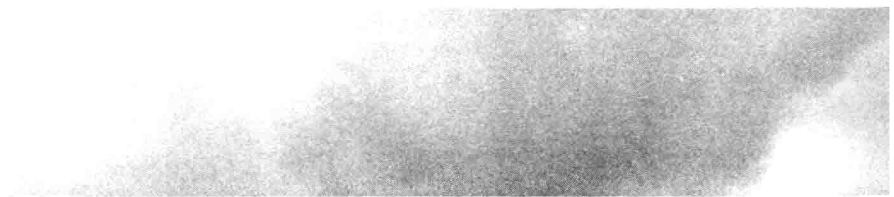
印数: 1~12 000

ISBN 978-7-5468-0785-0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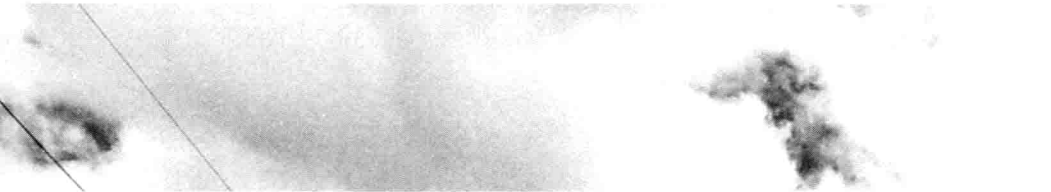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谈谈成长，说说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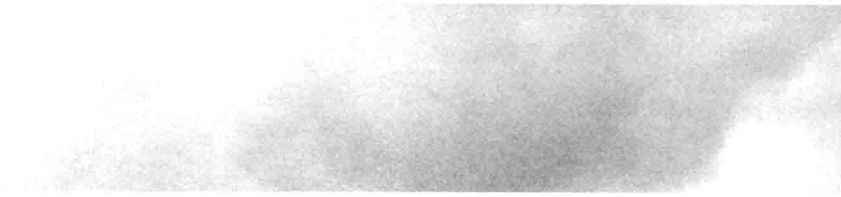
父亲的沉默	巴里·米克尔什	002
让我们谈谈成长，说说爱	华清果儿	005
布拉格邂逅的女人	余莹	010
金约指	张小砚	016
散热器里的女孩	马汀·斯列文	023
陌生女儿的微博来信	南在南方	030
请给我一场不赶时间的恋爱	水木丁	036
无人知晓的爱恋	瑾色	039
亲爱的银玲	杨彬	042
花儿恋曲	杨风琳	047



第二辑

幸福可以用耳朵去寻找

妈妈为什么恨外公	曾 颖 052
幸福可以用耳朵去寻找	谢胜瑜 056
学院派爱情样本	安 宁 059
布书慧的恋爱实习	陈麒凌 062
平淡生活	柴岚绮 071
找一个声音	南在南方 080
那一年，我也曾暗恋	雪小禅 088
只舍得爱一个人	海 宁 095
小玉同学	岫 芩 104
45年的爱情	江小财 107
藏了66年的甜蜜爱情	蔡 成 111
给我一个结婚的理由	浅 草 117
巴东的“一夜情”	蔡 成 123
送你一束木棉花	吴风华 131



第三辑

野地里的蒲公英

野生的女子	王虹莲	138
我再也不能跪在她的墓前	柴 静	143
一位俄罗斯姑娘与中国红军的生死情缘	何光贵	148
珍珠婚	易水寒	158
也许，我们一生都不理解母亲	水	162
绢恋：男人在爱的旅途上	秋 子	167
浪漫的事	路 明	173
茶花女柳	肖复兴	179
爱，不能承受之轻	林 夕	185
记得是幸福的表达式	木千容	187
离 婚	十万残荷	190
野地里的蒲公英	梦 痕	198
时光涂抹的油漆	周玉洁	206
沉潜在海底的爱	虹 珊	210



第四辑

青春呼啸而过

每一次走散	徐 斌	222
回家的路	胡际睿	225
那一夜	童 言	228
宽恕的力量	安 琪	234
麦田守望者	凉月满天	241
这样去爱	魏剑美	247
那些散落在雪山草地的少年	张 卫	250
当年我曾爱过你	夏锦织	257
父亲啊，父亲！	刀 口	260
青春，呼啸而过	戴日强	267
爱情是遇见的	罗 西	273
老 家	海 宁	278

第五辑
只为与你相遇

纯蓝墨水	南在南方	288
此去经年	颜茹玉	292
爱过方知情重	梁阁亭	297
能够忘记的鱼	江小财	299
爱情公约	向楠	307
纸婚年的情书	T太太	313
还是放养双亲	南在南方	317
见字如面	程帅	323
消失的故乡	东藏	329
永不分手	周玉洁	336
只为与你相遇	杨暖	340

第一辑

谈谈成长，
说说爱



父亲的沉默

文_巴里·米克尔什

编译_李献伟

跟我那一代许多男人一样，我和父亲不大亲近。他话不多，很少显露对孩子的慈爱，就是有，也很细微，比如，轻轻抚摸我的头，或者在疲惫工作一整天后看到我，眼神突然柔和下来。

我一天天长大，他的沉默成了我们之间看不见的墙。10岁的时候，我坚信他不爱我。一次全家开车出游，我坐在后排，跟自己打赌：要是接下来的24小时内，他跟我说点什么——是直接跟我说——就说明他爱我。

可是，过了41个小时，他才开口跟我说话。

我长大了，离开家上大学，费尽周折找工作，最后回到洛杉矶，安顿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偶尔，父亲会和我聊两句，不过，那种闲聊通常只是我和母亲长叙的前奏。我们从来没有只是为了聊天而直接给对方打电话。我们之间隔着一堵沉默的墙。不过，那个时候，我已对此习以为常。

15年前的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摔倒了，住进了医院。他有心脏病，我一直觉得他享不了天年。他母亲55岁就去世了，他

动过2次心脏搭桥手术。所以，他的诊断结果出来时我没一点心理准备：他得的竟是老年痴呆症！

我读过不少老年痴呆症的资料，了解它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不过，我对这病的体会确实跟大家的不一样：这病解除了父亲的自我压抑，推倒了我们之间沉默的墙。

那是他确诊老年痴呆症后6个月后的一个春日，他刚动过膝盖手术，在一家康复医院疗养。我带5岁的儿子杰西去看他，我们3个坐在医院有树荫的院子里。父亲裹着一件旧毛衣，直直地看着我们。我在闲扯，儿子像在格子爬梯上玩耍的小猴子一样在我身上攀过来爬过去。看着我和儿子之间流淌的温情，父亲睁大了眼睛。

后来，妻子来了，她看管着儿子，示意我和父亲到他病房里单独待会儿。起先，我们像平常一样沉默，让我意外的是，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你知道，在院子里，我一直在看你 and 杰西。”

我点了点头。他好像正费力地在头脑里搜寻什么，接着，他直直地盯着我，漆黑的瞳仁闪着光，话开始颠三倒四地从他口中倒出来。

“看着杰西，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是很久以前了，但是，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哦，是记得你。那时，你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我的宝贝。”他笑了，眼里闪着光。

“看着他，不，看着你……”他停下来，费力地搜索词语，“我从没对你表露过我有多爱你，但是，我确实爱你。我这么爱你，说实话，那爱吓住了我。”

我迷惑不解：为什么爱我会吓住他？

他点点头，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真的，对你的爱吓住了我。我怕你会跟我太亲密……那样，我就会死掉，你就会被……抛弃，一个人孤零零的。”

诧异之下，我记起了父亲是怎么被抛弃的。父亲16岁的时候，爷爷死了，留下他照顾奶奶和姑姑。爷爷可能患的是狂躁型抑郁症，他陷入说不清的困境，他跟父亲说他不想要活了。父亲求他不要死，他求奶奶，求拉比（犹太教教士），求别的人，但是没人回应。一个星期后，爷爷开枪自杀。犹太社区禁止他们把爷爷葬在犹太墓区，还孤立父亲一家人。羞辱难当，父亲带着奶奶、姑姑搬到加利福尼亚。他退隐到一个人的世界里，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他抨击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他生活在沉默的面纱背后。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沉默是个“罗生门”（指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令事实真相不为人所知）。对我来说，他沉默意味着他不爱我；而对他来说，沉默是他能保护我不遭受他曾遭受的痛苦的唯一途径。

我们俩坐在他的病房里，早春夕阳投下的影子不断拉长——那一瞬间，我们达成了理解。

看到他两眼昏沉，我站起身来，他抬抬手，又说起话来：“我知道，我病了。”他喃喃地说，“这让我很难想问题，也记不起事。不过，你知道……”他笑了，“感谢老天，我得了这病。要不是这病，我想咱俩也不可能聊这些事。”他拍拍自己心脏那儿，“我爱你。”

说完，他闭上眼，又沉默下去。

让我们谈谈成长，说说爱

——一个兔唇姑娘的成长故事

文_华清果儿

儿时的旧居旁有一座幼儿园，现已荒废，长满了枯草，可当时却人丁兴旺，隔着很远都能听见里面传出儿童的嬉戏声。我是独生女，又是胡同里最小的孩子，没有玩伴，便跑到附近的幼儿园里凑热闹，不认识人，就傻呵呵地看着大伙儿叠罗汉、跳房子，一个个下午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不满6岁的时候我上了小学。入学那天下雨，我背着书包像模像样地挤在一大群高出我一头的学生队伍里。队伍往前行进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小路的尽头是我妈的身影，在雨中一直站着，看着……多年以后，偶然听到她和人聊起此事依然歔歔，不住地说：“不放心，不放心……”我想她大约是因为孩子第一次离家，年纪又小，怕受人欺负，可显然，远非如此。

我自小爱看书，没事时就坐在小板凳上拿着课本一个字一个字结结巴巴地念，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成了班上认字最多的人。有一天看书，书里写一个小女孩自小兔唇，不被同伴接纳，回家诉苦，她的父母谎称是幼时的意外割破了她的嘴唇，安慰说他们是

的天使……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心里一惊：这明明写的就是人啊，连故事都几乎一模一样。我拿着镜子照了又照，摸摸嘴唇上的疤痕，第一次，我知道了这叫兔唇；也是第一次，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人。

可是母亲告诉我的是另一个版本：我小时候很淘气，到处乱跑，看都看不住，有一次撞翻了玻璃瓶子，不小心磕在上面，划破了嘴唇……我用这个答案耐心地给每一个用异样目光看我的伙伴解释，力图证明：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只是意外让我变成了现在这样。

整个少年时代，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我和他们一样吃饭、上课、玩耍，嘴唇上的伤疤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生活上的困难，我学习很好，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演讲比赛，老师夸我唱歌很好听，一度鼓励我报名参加“小百灵”……直到有一天，班上一群淘气的男生在我放学必经的小路旁将我堵住，冲我喊：“豁嘴，豁嘴……”和我一起回家的女孩们也被这一幕惊呆了，先是愣了片刻，然后突然像受了传染一样，不约而同地加入他们的阵营，冲我喊了起来……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此起彼伏。我木木地站着，不知如何应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能扯着嗓子冲他们解释：“不是这样，我不是豁嘴，是被割破的，割破的……”可是我喊得越卖力，他们笑得越起劲，还一个劲儿地冲我嚷：“骗子，谁会信啊……”然后又一阵嬉笑声传来，在恍惚中看到那些女孩的脸片段式地闪过，那都是我原来最要好的朋友啊！我一路哭着跑回家，仿佛过了很久，似乎还能听到身后传来的讥笑和那一声声刺耳的“豁嘴，豁

嘴”……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清楚，母亲告诉我的只不过是谎言；也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儿童的无知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会是如此的残酷与彻底！

那是我童年的阴影，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内心深处隐秘的伤痛，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低着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直到现在，我仍然害怕见陌生人，害怕别人见到我时那惊奇的目光。

因为几乎没有朋友，我于是有了大把的时间看书，不闯祸，很安静，考试成绩总是牢牢占据班级前三名。我开始不断获得老师的表扬，有人慢慢愿意接近我，和我讨论问题，一起上下学……都是善良的人，大家一起在夏日大槐树浓密的树荫下做作业、捉蝴蝶，一起嬉笑打闹，一切似乎又恢复正常。我珍视和他们的友谊，因为太了解，当你被世界上所有的人抛弃，还有那么一些人愿意来到你身边，只是陪你坐坐，这样的情谊是多么难得，也在年少的心里模糊地体会到，当生活越是无情地伤害了你时，越要活出个样来给它看看！

我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然后是重点高中，看起来顺风顺水，继续做乖孩子、好学生，早熟、敏感，在身边人纷纷离经叛道的青春期依旧循规蹈矩，像白开水一样温吞地生活，简单得一塌糊涂。不涂指甲，不逃课，当然更不谈恋爱，我似乎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依旧一本本地看书，然后把无限心事写进有限的纸张里，封锁起来，那就是我的青春。

其实，不是不想，是不敢。我不敢脱离预定的轨道让家长担

心，让老师失望，也因为，这么多年，学习是唯一能让我获得自信的事情，我用这种荣誉建立的自信来抵抗内心深处深深的自卑。也有喜欢的男生，我不敢表白，不相信会有男生看得上一个有缺陷的女孩，害怕表白后看到他一脸讥消的表情，就像当年嘲笑我的那群男生一样。于是，只能称兄道弟，把自己由姑娘硬生生地活成了一条汉子！

当年《粉红女郎》热播，刘若英演的“结婚狂”一口大龅牙，总是不知疲倦地爱上一个个男人，又一次次被他们抛弃，背景音乐响起：“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这让我一阵毛骨悚然，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会不会也变得和她一样，“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结局是，结婚狂终于嫁出去了，而且嫁给了爱她的“高帅富”，当然前提是她出于善良搭救了一位富豪，富豪出钱帮她整了容，然后，她遇到了白马王子……现在看来，这个结局多么像童话啊！

可是，当年我却执著地相信，只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会遇到一个有钱人，然后他会帮我做整容手术，再然后……我等啊等，等了很多年，善良得都有点不耐烦了，可是那个出钱给我做手术的人还是没出现，生活除了告诉我“姑娘你想得太多了”之外，别无其他！

无聊的时候我会上网搜索诸如“你会爱上一个兔唇女孩吗”或是“你会娶一个兔唇女孩吗”这样的问题，在千奇百怪的答案中哈哈一笑或者深深忧思。网上也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做修复手术？”我想郑重解释的是，不是每个兔唇儿童都叫李嫣，不是每对

父母都有李亚鹏与王菲的财力。即使是最轻微的唇裂患儿，也要经过至少3次修复手术，且费用不菲，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并不是笔小数目。我从未埋怨过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在自己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已经给了我最好的治疗与最好的爱。

闲聊时，母亲有时也会严肃地问我整容手术大概要多少钱。我明白她是怕这道疤痕影响我找男朋友，于是也故作严肃地对她说：

“妈，得好几十万呢，别想啦。”看到她苦恼的神情，我反而会有种轻松感，至少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她不会硬逼着自己日日操劳了。当然，也因为我心里始终相信，如果一个男人能包容我的缺陷，那这样的男人或许才是值得我爱的。

有时，我也会问自己：如果此生都得不到爱情该怎么办？有一刻我突然明白，并不是每个人在短暂又漫长的一生中都能幸运地获得爱情，那实在是件太奢侈的东西，你可以期待，但不能苛求，你必须找到除爱情以外能让你双脚站立在大地上的东西。

还有，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和你不一样的孩子，请给他一个平等的眼神与和善的微笑，也请告诉你的孩子，看到那些嘲笑他人的人时，不参与也是一种善良。

或许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学会爱与尊重！